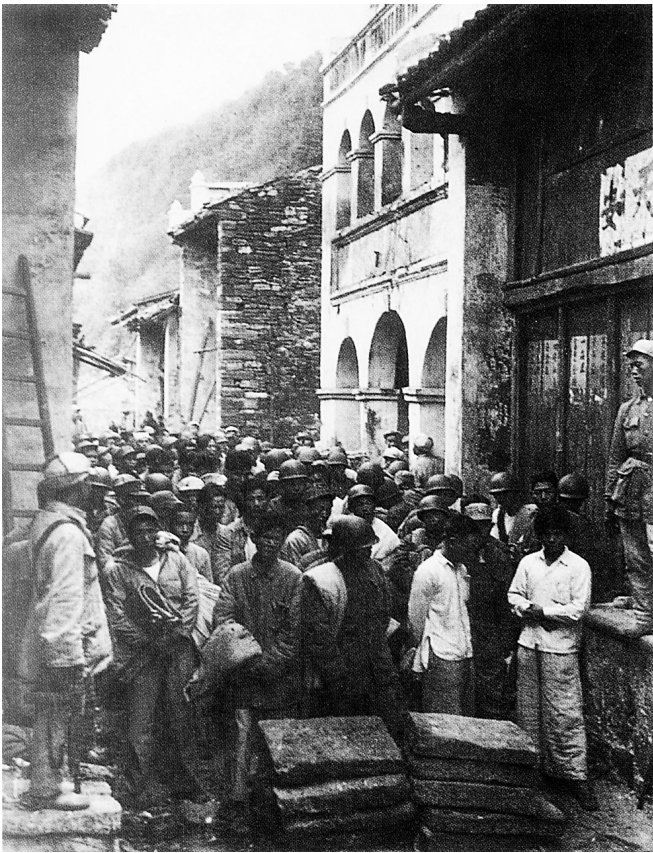


面孔 1950 纪念 海南解放65周年

1950年4月的后半段，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他们在不断南撤的过程中，从万宁、三亚、昌江和东方等地，抓走了不少壮丁，具体人数没有做过统计，但有资料记载，当时国民党自海南撤往台湾的人数约4万。被带走的壮丁，从此与海南的亲人骨肉分离，他们往后的命运，也各不相同。台湾历史文化专家苏云峰及其兄弟，就是这些琼籍壮丁中的两人。



1950年，在三亚被俘虏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官兵。
选自画册《碧血琼崖照千秋》

少年时被抓壮丁意外随国民党军队撤至台湾，一辈子心系故土

苏氏兄弟的海南情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黄媛艳



年轻时的苏谋。
苏建强 翻拍



年轻时的苏云峰。
苏建强 翻拍

提起海南历史研究，已故台湾学者苏云峰是个抹不去的人物。他的《海南历史论文集》、《私立海南大学》等系列作品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海南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。如果将时光回溯，重新去寻访苏云峰的成长轨迹，可能人们会明白，纵使历史造化弄人，这位祖籍三亚崖州区的学者，对亲人、对家乡、对祖国依旧饱含着一片深情。

少小离家思乡浓

提起五叔公苏云峰，腼腆的三亚市民苏运汝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。

1933年，苏云峰出生于三亚崖城镇港门村一个普通渔民家庭，排行第五，父母给他取了小名五才，学名苏盛凌，希望他长大后能人品才德俱全，有凌云壮志之雄心。天资聪慧的苏云峰自小就成绩优秀，被视为可塑之才。然而，这一切都被无情的战争所打破。1950年，国民党南逃部队在三亚保港一带大批抓捕壮丁，17岁的苏云峰及其四哥苏谋此时糊里糊涂地随军去了台湾，留下的，是亲人间无限的思念。

“听老人回忆，当时国民党南逃人数太多，为控制上船人数，一些国民党兵用机枪扫射争先恐后登船的人，留下许多尸骸。听到消息后，叔公的父亲赶忙赶到港口去寻找，害怕孩子已经身亡，最后未能寻获，心里才稍许安慰。”苏运汝回忆道。

抵达台湾的苏氏兄弟俩最终被安排在部队当卫生员，但兄弟俩却从未放弃“鲤鱼跳龙门”的念头，抓紧一切机会学习。天道酬勤，最终两人都顺利考入新竹师范学校，苏云峰甚至还一路求学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。

在台湾的生活虽艰辛，但苏氏兄弟俩从未放弃对家乡的思念。为表达思乡情愫，在家族中是“文”字辈的苏云峰，在给他的两个孩子取名时，特意将每个孩子姓名中的最后一个字定为“文”，即苏宣文、苏郁文。

“1978年，当时两岸尚未‘三通’，叔公们只能辗转通过马来西亚将书信寄至港门，询问父亲及其他兄弟的境况。”苏运汝说，意外收到叔公们的来信后，家里人都特别兴奋，知道他们在台湾一切安好，并争先恐后地回信。

长达数十年的思念，因一封书信的到来，终于有了回应。至此，身在两岸的苏家兄弟们交往愈来愈频繁。1985年，抵不住对亲人的思念，苏家兄弟决定在香港见面。“那是35年后，爷爷、四叔公和五叔公的第一次见面。”苏运汝说，兄弟们见面后不久，爷爷身体抱恙，生命垂危，获悉该消息后，苏云峰当即决定返乡看望。“四叔公常说，儿时家里贫困，为供他和五叔公读书，爷爷在已有家室的情况下，依旧要努力维持整个家族的温饱，还要尽力挣钱供弟弟们读书，特别辛苦。”苏云峰

侄孙女苏运贞说。

儿时家境的困苦，苏谋在给后辈的通信中也有提及。信中他写道，“我们小时恰逢战乱家庭贫困，三餐不饱，那时大家都为吃而忙碌，饿肚子时就喝水，结果肚子都填不饱，我和云峰几乎天天去角头的海湾钓鱼或到五龙宫前河中抓螃蟹，有时也去山区找野果吃，当时在院子的空地种了七八棵木瓜，饿时就把木瓜树砍来吃。

暑假更苦，不是去南山砍柴，就是割茅草挑泥巴来修理房子，你们现在住的房子那时是用茅草盖的，墙壁是用稻草和泥巴糊的，一下雨屋子就会漏水和破洞，都由我和云峰利用暑假来修理。”

因为与兄弟们感情深厚，1986年，苏云峰克服重重障碍，第一次回乡省亲。

“叔公后来告诉我们，知道可以回家后，他激动得连续好几晚都睡不着，一直回忆在港门生活的片段。”苏运汝说，当时躺在病床上的爷爷获悉兄弟即将返乡时，亦是特别激动。

1986年春季，苏云峰在时隔36年后，第一次踏上故土。“看着生病的爸爸和其他亲人，叔叔激动得哭了。回到家后，叔叔在村里走走，特地去了儿时常玩耍的沙滩，带了些细沙、摘了些酸豆和仙人掌果，准备将其带回台湾，以便在想家时看看。”苏云峰的侄子苏文经透露，回忆起第一次返乡，苏云峰感叹道“五更归梦三千里，一夜思乡十二时”。

全心资助后辈成长

苏运汝的心里，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，希望能有机会亲自赴台在五叔公苏云峰的墓前祭拜。因为，对于她和她的许多亲属而言，苏云峰和苏谋不仅是亲戚，更是恩人。

“两位叔公完全靠自己艰苦打拼才在台湾站稳脚跟，所以他们特别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。”苏运汝透露，为鼓励家乡的后辈积极向学，尚不富裕的苏云峰和苏谋果断设立“奖学金”，资助远在海南的家中后辈求学。

“从1998年开始，叔公们会定期把钱汇至指定账户，家族中家庭贫困的学子可以申领助学金，学科成绩超过80分以上的学子可以领取奖学金，一般每个人奖励500元，每学期大概有10个资助名额。”苏运汝回忆道，当时她正在上大学，苏氏兄弟亦积极对其进行资助。

“当时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妹妹又很聪明，获悉情况后，叔公们曾一度想将妹妹接去台湾求学，后虽未能成行，但叔公们依旧极力支持妹妹求学，最终妹妹顺利读至硕士毕业。”苏运汝给我们展示了一封她与苏谋通信的信件，在信中，苏谋明确指出，为防止苏运汝的妹妹苏运贞因营养不足耽误学业，在两位老人已是年迈经济条件不佳的情况下，

依旧果断将资助苏运贞的生活费由300元提至600元。

“叔公对我们这些后辈的提携真的是不遗余力，不仅经济上支持我们，也经常教会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。”苏运汝透露，在积极支持后辈求学的时候，苏氏兄弟俩亦不顾家中夫人反对，主动斥资支持远在海外的族人创业。

“叔叔当时第一次就给了1万美元给我们创业，后来又陆续资助。但当时婶婶并不同意，因为他们的经济也不宽裕，此举远超出他们的经济能力，但叔叔们却坚持这么做，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，让家中的一些人能先改善生活条件，继而帮助其他的亲属一起脱贫。”苏文经说，在苏云峰和苏谋的资助下，他的兄弟苏文林开办了一家汽车配件店，开始创业。

“家里有这样的两位长辈真的很令人感动，他们就像一匹老马，默默无私地拉扯着整个家族改变旧貌，将对家乡、对亲人的爱发挥到了极致。”苏运汝说。

思乡化作浓浓爱国情

“苏云峰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国，他是个爱国学者。”一说起族人苏云峰，三亚市民苏盛伟立刻给出评价。别离故土数十载，对于苏云峰而言，最好的思乡方式，莫过于默默关注故土的动向。然而，作为一位资深学者，他把这种关注提升另一个层次，不仅关注，亦很关心。

“早在1991年，五叔公就在台湾《联合报》上撰文提出‘确保南海四沙主权有赖两岸合作’的观点，现在三沙设市了，叔公若在世获悉，一定很高兴。”苏运汝说。

在《确保南海四沙主权有赖两岸合作》的文章中，苏云峰明确提出，在各种史料中，南海四沙是中国的领土。确保南海四沙主权的方法可分为现在及未来两个阶段，目前的方法是两岸一致对外。建议设立南海特区(省)办事处，增加三亚、东沙、西沙及南沙的气象报告，宜先开发南海后开发南海四沙，两岸可以共同开发南海及南海四沙作为和平统一中国的试金石。

“苏云峰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学者。”苏云峰好友王春煜透露，1994年在台北国际法学会主办的“两岸及海外华人南海学术研讨会”上，苏云峰作了题为《海南与南海的史地关系论南海主权之归属》的发言，该论文有别于一一般的泛论，他另辟途径，从海南省和南海的历史、地缘关系来论证南海主权属于中国，凸显海南人于维护南海主权上所扮演的角色。

“五叔公虽然辞世了，但四叔公依旧健在，他仍时刻关系大陆的动向，无论是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、大地震等事件，四叔公都第一时间发来信件表达观点。”苏运汝说。